

成脱口秀顶流、身家上亿、迎娶白富美，李诞的人间到底值不值得？

老板李诞刚刚完成了一场一个人的宅家吐槽大会，被吐槽的是他的员工们。

在新上线的《笑果周末 online》里，李诞压轴出场，他的部分就叫《老板到底知多少》。

本来是准备折腾李诞的问答环节，变成了他的员工点评环节，他吐槽王建国做给他吃过的牛排卷饼、尖椒牛排，敬在节目里回应白凯南抄袭风波的张博洋是条汉子，还吐槽了在节目里晒猫的程璐——

“很多网友的反应我都知道了，说程璐思文现在脱口秀说的还不如《今晚80后脱口秀》的时候。”然后哈哈哈哈哈的笑场，那闪闪发亮的脑袋更像一颗卤蛋了。

这个梗程璐自己也用过，他倒数第二个出场，说自己因为捐拖鞋收到了妇联的感谢信，自己今年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辩手，以及，有网友说他和思文的脱口秀还不如80后脱口秀时代了。

这个节目离开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但好像离开越久，越多人说起它。

许多年后，李诞成为了脱口秀顶流偶像，迎娶了白富美，在笑果文化的股份折算身家已然过亿，而程璐凭《奇葩说》中“我太精彩了”出圈，但许多人记忆最深的，依然是《今晚80后脱口秀》里的蛋蛋和思文背后的男人程璐。

实际上当年的蛋蛋早已成为蛋总，脱口秀顶流的人生早已沧海桑田。

故事回到2012年，叶烽筹备《今晚80后脱口秀》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小眼睛，有点玩世不恭，觉得人间不怎么值得的80后。

李诞当时对脱口秀不讨厌，也谈不上刻骨铭心的热爱，最后加入80后的原因是，稿费够高——几十个字一经采用，800元。

这个内蒙古青年由此从北京踏上了去往上海的旅途，并从此被卷入国内脱口秀的历史洪流中。

此去仅仅八年，他就站上脱口秀之巅，在疫情中一人扛起整个脱口秀江湖的流量，而王自健最新作品是孙俪新剧《安家》。

一代人来，一代人走，总要有入占据脱口秀铁王座的，此刻这个名字是李诞。

当年动不动打蛋蛋的建国，自然是打不过今天的老板李诞了。

李诞和他的朋友们：故事从《80后脱口秀》开始说起

李诞已经在上海的家呆了一个多月，和他的太太黑尾酱一起。按照他的话说，已经穿着灰色线衣式的睡衣十几天没换了，最近发现世界好像突然动了起来，只有自己依然静止。

但李诞从未真正安静过，笑果线下脱口秀被迫取消的日子里，他开始“打算好好当一名主播”。

在《笑果周末 online》里，他一次次突然连线正在直播的员工，并成为流量神器，他一出场，直播室讨论数和礼物数蹭蹭往上冒。

而王建国压轴的上一场相对冷清一些，大家还等着王建国说脱口秀，结果他实实在在做了顿牛排。主持人后来问李诞知道王建国的牛排吗？李诞脱口而出：我太知道了。

时间回退到2012年，那时候王建国还不是谐音梗王者叫国仔，李诞也不叫蛋总叫蛋蛋。

李诞23岁，风华正茂，刚大学毕业，跑到北京当北漂，在奥美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多。同样是写稿，在网易当段子手的王建国，加起来一个月也就赚2000多。

李诞认识国仔时，他正在写150万字的小说《李姐的混蛋超能

力世界》，笔名很文艺，叫“蛆”。小说挂上网，卖了100多块钱。

李诞对国仔心向往之，但国仔内敛，李诞在网上约了他三次，他才给面让李诞请他吃了顿涮羊肉。边吃边想：“你可别再来找我了。”

接着《今晚80后脱口秀》的叶烽就找到了他俩。

当时正在风头上的王自健有点肝不动了，叶烽看得很明白，光指着王自健一个人爆肝，节目肯定活不长。于是全国撒网，重金请网络段子手，没想到就这么造出国内脱口秀的黄埔军校。

当时李诞还不是王建国的领导，反倒是王建国打起李诞毫不手软，当然，这都是王自健在节目里讲的段子。文艺青年国仔怎么可能每天打人。

但节目需要人设：王建国人设是穿一身貂、说一口东北话的吃货，日常就是吃饭睡觉打蛋蛋。

而蛋蛋人设是眯缝着小眼睛，满世界找对象并且被伤害。伤害他的一个是相亲对象，一个是王建国。

李诞回忆那段往事说：“所有埋汰我们自己的段子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脱口秀啥都不能说，说别人不行，都特脆弱，只能埋汰自己。”

王自健则调侃，“说他们几个点事儿都没有，因为他们几个都是我们台里的临时工。”

叶烽是考虑过给他俩搞个台里正式编制的，但两位文艺青年当场拒绝了，理由是想像风一样自由。叶烽当场懵逼，觉得搞不懂这代年轻人。

必须说那时候王建国才是一群写手里最出挑的。

节目组甚至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小剧场就叫《国仔来回蹦》，建国一个人蹦蹦跳跳是逗眼，蛋蛋程璐思文坐在后面板凳上当捧哏。

后来两个人还一起拍过一个衍生短剧叫《诞国兄弟》，两人是这部剧的编剧，也是主演，演得很卖力，可惜最后短剧也没卖出去。

几年后有人问王建国，《诞国兄弟》还会回来吗？王建国的回答也坦诚，“你说老李现在还能拍这个吗？咱得给人家多少钱啊？”

但当年李诞可挣不到多少钱。

他本是厂矿子弟，读小学时，有一颗顽皮的心，爱接老师话茬，但和时刻与老师顶嘴的池子不同，他不讽刺，是和老师逗闷子。3岁定80，性格决定命运，果然如此。

李诞成为出色脱口秀顶流还得感谢吴宗宪，当时内蒙古深冬大雪呼啸，窝在蒙古包里，没什么娱乐。

李诞本是读书的人才，高中却一度荒废学业，开始米兰·昆德拉。高考分一下来，梦想被现实摧残，只好忍耐再读一年，考上广州一所一本。读大学时，李诞忧伤惆怅，形成三大爱好，这些爱好将伴随他整个人生：喝酒、写诗、写段子。他在网上写《扯经》，一引起出版商的兴趣，要给他出书。他保持文艺青年的高冷，心想那都不叫玩意儿。出这么一本书，那得多丢人啊？那时他孤独又愤怒，不去上课，每天在宿舍里躺着，觉得全世界都傻。

2010年，他听说作家阿城在北京开讲座，不惜坐绿皮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从广州来到北京，只为看一眼偶像。

2012年大学毕业之际，李诞选择去《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背后是一个旧式文人梦。

但在编辑部的电梯间里，他听到几个记者在讨论怎么搞过年回家的火车票的事儿，顿时理想幻

灭，转而成为一个广告文案，挣钱。但他仍旧渴望写厉害的小说，那种吐槽式的段子并非是他的梦想。

即使加盟了《今晚80后脱口秀》，依然不是。

他都不想上台，后来叶烽说多给800块钱，他毫不犹豫地上了。

李诞的表演风格就是松弛，有一种大大咧咧佛系的感觉，不咄咄逼人，国内脱口秀演员中，其节奏感仅次于王自健。后来王自健不干了，他就是第一。

爆红是后话，当时他只是蛋蛋。

直到2014年，叶烽和电视台出身的制作人贺晓曦成立笑果文化。《今晚80后脱口秀》的制作班底和幕后段子手，随之加入。

只有主持人王自健没有。故事曲折，但总得有人出来挑大梁。

命运恰逢其时。

在建国记忆里，2015年前后，李诞突然想明白了。李诞试着用一句话来解释一切——“Be water, my friend”。

然乎，他躬身入局。

过去的困惑与彷徨算什么，失败者的彷徨只是彷徨，赢家的彷徨都是传奇的前传，限于小众节目的《今晚80后脱口秀》，从未能给李诞带来真正的影响力，但他日后的表演打下了底子，还让他与制片人叶烽建立了信任，当他决定拥抱世俗的世界，很快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李诞忘了自己是为什么没有去录最后一期“80后”，但他澄清过，与王自健并没有不和，王自健离开，是因为“说脱口秀说腻歪了”。

而笑果的幸运在于，关键时刻，李诞横空出世。

喜剧之王这种事，碰到都是运气，“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诞了。”

时代的浪潮在翻滚，而脱口秀市场的浪要来更为汹涌。

李诞不止是撞上了风口，更是恰好踩在了代际幽默的神经上，佛系时代，就要到了。

2013年，在深圳打拼多年的程璐和公司行政思文，举办了他们的婚礼。并决定举办一场“吐槽大会”，作为婚姻的礼物。他们互相吐槽，以开玩笑的口吻瞎闹一场，思文的身高、程璐的直男癌等等都成为吐槽的段子，事后同伴将录制视频配上字幕放到网上，叶烽看到了。

正愁《80后脱口秀》蒸蒸日下的他想要做一个新节目——通过自黑的方式，让明星直面自己的黑点，结果一看，原来美国早就有。

但国内要做成这样的节目很难。

程璐、思文、王建国、池子、史炎等80后老班底，开始被命运挑选。

在他们线下演出了大概一百场后，笑果文化做出了选择——池子被力捧，李诞打辅助。

但李诞的才华很快像野火一样燎原。

他是全公司写稿最快的那个人，还最稳。《吐槽大会》确定嘉宾的时间往往比较仓促，李诞总第一个交稿，别人的稿子总要大改，他的80%以上都能用。

并且，他总是能从容应对节目组和赞助商的各种刁难。

李诞的口头禅变成了，都行，“我的价值观就是都可以，都行，真的，都行，都可以，咋都行。”

他就是能让每一个人都笑出来，无论是看节目的观众，还是节目外的一大票人。

王建国就没这么行。虽然他

成为破烂的谐音梗王者，但偶尔会吐露忧伤。

“每次要见客户的那一天，我都是精神饱满地起床，洗脸刷牙换上干净的衣服，打开衣柜翻出一副崭新的笑脸，贴在脸上。把电脑一揣，把尊严一扔，推开家门，走喽卖笑去喽。”而李诞却不一样，制片人带着他出门见投资人，他态度谦虚，配合度良好。这种转变，程璐总结的最好：“他是一个聪明人，一方面是艺术家气质，一方面实用主义。特别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规则。”看清规则的李诞在他送给蒋方舟的书里写着一句话“你努力，我不了”。蒋方舟回他，还是一起加油吧。李诞是加油了，不过是在脱口秀上。节目录制第一期，为了担心周杰真生气。李诞准备了一个iPad，放着周杰的头像。一旦他直接走人，就摆到他的座位上。并没有。节目经历一番折腾后还是大火，成为现象级综艺。

随后“头发比人红”的李诞去掉了80后脱口秀时期标志性的红发，此时的他，已经“人比头发红”了。仅仅一年时间，他几乎在中国综艺舞台上实现了霸屏，他的身上有一种丧，这一切恰到好处地消解了吐槽的狠，在一个人人渴望笑声的时代里，他迅速彻底地红了。

从2017年《吐槽大会》第一季，李诞常驻的节目有《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奇葩说》，客串过的有《奇遇人生》《幻乐之城》《火星情报局》《拜托了冰箱》。

这一切背后是：李诞好酒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有时去录节目，进了化妆间对方已经给他备了酒。可工作状态下的李诞滴酒不沾，这是他的自我要求。

想一想也是，一个彻底佛系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成为脱口秀行业第一？这世间哪会真有躺着就能赢的天才？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曾经的文艺青年李诞，越来越熟悉这个世界的规则。初上《奇葩说》蔡康永挖坑：所以等于是你初出茅庐的第一个节目就打败了马东在电视圈修炼了几十年做的节目。

怎么答，这怎么答？结果李诞说了啥？

“哎，你说巧不巧？”

妙极。

又一期《明日之子》的选秀视频，视频中华晨宇评价选手毛不易的歌曲“作曲不行”，在节目的嘉宾室里，李诞看到这一幕后发问：“我想问华晨宇老师，他这些年有没有一首像毛不易《消愁》这样好听的歌？”李诞这气质，怎么会不爱《消愁》？

结果一句话引发网民好评和华晨宇粉丝的围攻。

可几天后，在何炅《拜托了冰箱》里，他隔空向花花道歉，还表示花花是他一直欣赏的歌手。

尴尬归尴尬，风波平息了。

有一期节目里，选手卡姆讲了一个笑话，说自己养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叫卡力多，卡力多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诞翘着腿问卡姆，“为什么给狗起公司的名字，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卡姆回怼，“就是为了一个笑点我这么胡说的，我以为你会理解，当企业领导人当太久了可能容易这样，我也理解。”

李诞全都理解。

后来池子出走，大家问池子是不是和李诞掰了。

池子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蛋总说：“我就不打听了，你需要干啥的时候找我”。

李诞的短信又是妙极。

三层意思：一，这是池子和公司的事，不是池子和蛋总的事。二，你和公司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大家就别问我了。三，以后干啥，需要就来找我。还是好兄弟。

池子回一句：喝吧，朋友。酒是要喝的，可蛋总这些年，何尝不是酒醉常醒。

成为脱口秀偶像、身家上亿、迎娶白富美，人间怎么会不值得？

李诞的微博置顶里，有一句足足红了几年的话：人间不值得。

不值得吗？他是《奇葩说》里最年轻的导师，和蔡康永、薛兆丰同台辩论，并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偶像”。

而曾经那个愤慨、迷惑的李诞，随着爆红消失了。

他一边佛系，一边彻底世俗化，开始对世界建立另一种理解。

而当年一起脱口秀出道的朋友王建国，转身做起了美食博主，在节目里一丝不苟地切菜，煮饭，认认真真吃饭，偶尔酒点严肃人生鸡汤。

而逐渐火起来的思文程璐有次夫妻集体崩溃，跑到办公室找老板说要给我俩放假，有时候两人半夜醒来，还会抱头痛哭，“啊，压力好大，虽然赚了钱，但没时间花！啊，为什么这样，想要回深圳！”

当然最火的是李诞。

或许最难快乐的，也是李诞。他参加《奇遇人生》，主持人阿雅问他：“你的快乐是什么？”

李诞皱了皱眉反问：你觉得我快乐吗？

奇葩说上，选手傅首尔问他：“你给观众带来了那么多笑声，你看着他们大笑，但是你总把自己喝多，你真的快乐吗？”

还是《奇遇人生》，他和日本华人李小牧初次见面。李小牧让他自我介绍一下。李诞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作家。

也许梦想这种事，对中年人来说，成本太高了，像李诞，够不着，干脆踏踏实实“实用主义”，在一个世俗的名利场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像王建国一样特别认真地探讨孤独的学术性。

当年《今晚80后脱口秀》最后一期，王自健站在台上说的最后一个段子是——“等我以后有了徒弟，也要把毕生的段子都传给他。”

结果传完，徒弟说了，“师傅你传的段子，徒儿用不了啊。”“这些段子，徒弟没量的蛋蛋和建国啊，这两个人已经过了十几年啦。”

而后来一起上《脱口秀大会》的王建国和李诞，一个在台上拼命PK，一个继续扮演开场cue流程下评语的蛋总，没疫情的时候，他依然上王建国家吃几十块钱的牛排，但节目中，两人不再坐在一起。

李诞和王建国当年为了“小说家”的问题吵过。王建国觉得，只要是个拿小说挣钱的人就叫小说家。但李诞坚持，你必须得有造诣才能用“家”。有一天晚上，李诞又喝多了，给王建国打电话说：“国仔，我太傻了，竟然因为文学跟你急过眼。”佛系脱口秀男神也曾有执拗的时刻，会坚定地在乎些什么、相信些什么，像堂吉珂德冲向风车一样冲向这世界。后来呢，在一个岁月的夜晚，王建国去看月亮，李诞捡起了六便士，并被众人仰望。

即使一个脱口秀江湖的狂欢，是一个人的喜剧孤独，人间于他，又有什么不值得的？

毕竟，人生越是不易，越要看着不知道他自己快不快乐，但努力让大家快乐的李诞，沧海一声笑哇。